

抗战中的《晋察冀日报》——

新闻史上的红色坐标

■田霞

红色足迹

80多年前,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活跃着一支年轻的新闻队伍。他们以笔为刀枪,在枪林弹雨中记录抗战历史,凝聚抗战信心,传播党的声音和主张,把青春年华甚至生命投入抗日斗争中。

《晋察冀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的机关报,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敌后重要的党报之一。踏访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阜平,拜谒新闻前辈,是我久有的愿望。

我到阜平城南庄已近中午,远远望去,重峦叠嶂绿意尽染,大清河、胭脂河蜿蜒环绕。

走进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凝聚一件件展陈文物,一次次被震撼。其中,有一幅题为“树叶训令”的图片,特别让我感动。图片上,有位农民正倚在一个树杈上采摘树叶,脸上带着兴奋,树下站着一群大人和孩子,望着高高的大树伸开双臂。图片文字注有:部队所有的伙食单位,一律不准采摘杨树、榆叶,也不准在村庄周围挖野菜。这些东西要留给驻地群众。人民子弟兵绝不与民争食。

1941年9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秋季大“扫荡”。1942年春,当地又发生了严重的春旱,晋察冀军民严重缺粮,新生的树叶成了军民的日常口粮。

春天来了,树上长出嫩叶,于是就有了“树叶训令”。百姓看不到战士们

采摘树叶,很是奇怪,知道真相后,纷纷找到部队要求取消训令。因为八路军也要吃饭,还要打鬼子,部队爱护百姓,百姓更应当与八路军同甘共苦。

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向老百姓作了耐心解释。部队制订了节约粮食计划,解除病员外,每人每天节约一至二两粮食救济百姓,聂荣臻也不例外。部队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军民团结最终渡过难关。

这幅反映抗战时期晋察冀军民鱼水情深的新闻图片,让一道训令成为一段佳话。如今,图片虽已斑驳,但仍是一幅经典的新闻摄影作品。

在晋察冀边区,这支新闻队伍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一边战斗,一边办报。

在纪念馆,又一幅图片吸引了我的视线。这是一幅黑白合影,画面中的人们胸前都抱着一支长枪。有的人坐在地上,有的人坐在石头上,有的人靠在树旁,大概有50余人。图片文字注有:1943年秋冬,报社人员组成武装梯队,进行军事演习。

《晋察冀日报》前身是《抗敌报》,1937年12月在阜平县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创刊。1940年11月,《抗敌报》改为《晋察冀日报》,报纸内容也从最初以报道战事为主,扩展为国内新闻、国际新闻、通讯、社论、诗歌、漫画等多种内容,并创办了副刊《老百姓》,成为根据地军民了解八路军抗战和根据地政策的主要渠道,也是边区党政军民对敌作战的重要宣传武器。

《晋察冀日报》在办报过程中,留下

了很多传奇故事。为适应游击办报的需要,方便排字工人减少字盘重量,报社要求记者写文章都限定在3000字以内。同时,全部设备精简到用8匹骡子就可带走,因此就有了“八匹骡子办报纸,三千字内著文章”的说法。

1941年,在敌人的疯狂“扫荡”下,报社克服一切困难出版了23期报纸。人们只要看到《晋察冀日报》,就会说:“我们的报纸一直在出版,我们的根据地会壮大、会胜利的。”这也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的抗日士气。

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如《狼牙山五壮士》《雁翎队》等都出自《晋察冀日报》的新闻前辈之手。这些文章如战斗檄文、民族号角,成为人民军队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见证。

边办报,边训练,随时参加战斗,这就是战争年代军事新闻记者的写照。

纪念馆里另有一幅图,同是黑白摄影,从画面看,是两名战士成卧姿瞄准正前方准备射击或正在射击的影像,旁边的山坡上尘土飞扬,而最明显的是他们身上都背着行军背包装备。最下方有一行图片说明是这样记载的:1943年反“扫荡”斗争中,画报社专门成立保护底片战斗小分队,提出“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的战斗口号。

我在馆内展陈中,还看到这样的介绍:1939年春天,著名摄影家沙飞等人在平山县举办过一个摄影展。展览规模虽不大,却吸引了十里八乡的百姓前来观展。那时,老百姓识字的人不多,但从照片上可以直观看到八路军战斗和取得胜利的情景。一幅幅反映军民

抗战的画面走进百姓心坎,成为有力的“全民抗战动员令”。

据馆藏记载,抗战期间,阜平县有2万余人参军,5000余人壮烈牺牲,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

到阜平还有一处我们一定要去拜谒的地方,它就是《晋察冀日报》的常驻地马兰村。马兰村距城南庄仅16公里,村里的石碑、雕塑、展板等记录着红色马兰的抗日岁月。

1943年秋,马兰村遭受了一场劫难。一天,日军进犯马兰村,妄图摧毁《晋察冀日报》。在敌人进村前,报社就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转移。穷凶极恶的敌人将来不及躲避的老乡们抓住,用刺刀威逼老乡说出报社去向。乡亲们拒绝回答,敌人就将单德顺、孙士兰两位村民当场杀害,把其他群众关进菜窖,百般折磨。“绝不能出卖报社,绝不能出卖革命同志”,乡亲们相互鼓励着。最终,凶残的敌人挥动刺刀,一连杀害了19位老乡。

保护报社就是保护抗战力量,军民一心抗击侵略者,这是太行儿女的品格,更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体现出的不屈精神。

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用马兰村的谐音自取笔名“马南邨”,以示永远的怀念。

行走在红色马兰,拜谒新闻前辈战斗过的地方,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想,铭记是为了不忘,更是坚定信念走向未来。这里,是中国新闻史上永远的红色坐标。

文化资讯

10月24日,人民出版社、《雷锋》杂志社在京举办《新时代 我们一起学雷锋》出版座谈会,向各界介绍该套丛书的总体情况,就新时代弘扬雷锋精神等话题进行了研讨。

《新时代 我们一起学雷锋》系列丛书旨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雷锋精神的重要论述和对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重要指示,配合教育部《教育系统关于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 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实施方案》,将雷锋精神深度融入学习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雷锋故事。

该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伟光担任主编,《雷锋》杂志社总编辑陶克,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俊杰担任副主编,编撰团队由全国各地学习雷锋、研究雷锋、宣传雷锋的专家构成。在丛书编写过程中,编撰团队坚持以雷锋精神写雷锋,用历史责任写雷锋,立足新时代写雷锋。丛书图文并茂、文风朴实生动,紧密联系青少年思想实际,对雷锋精神的永恒价值、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更好地弘扬雷锋精神作了深入浅出、具有说服力的阐述。

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今年恰逢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60周年。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对该套丛书的出版给予高度评价,普遍认为丛书的出版对新时代弘扬雷锋精神、让学雷锋活动更加走向深入具有积极推动意义。被誉为“京城活雷锋”的原北京军区总医院

书写新时代雷锋故事

■ 道 远

副政委孙茂芳、“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张玉滚、某部“雷锋连”指导员侯伟等各界代表,结合自己的工作生活与大家分享了在新时代学雷锋、弘扬雷锋精神的体会和感悟。

散文贵真

■韩光

创作谈

有人说,散文是写我的世界,小说是我写的世界;也有人认为,散文是写“我”的,也是“我”写的。“我”的经历、见闻、情感、思想等,共同构成“我”的独特世界。就我个人学习创作散文的体会而言,不管怎么定义散文,要想写出好的散文,无不靠“真”字取胜。

真,是散文的灵魂。无论是叙事散文、抒情散文,还是哲理散文,如果所用素材经不起推敲,就如空中楼阁一般,根本没有生命力;即便当时因色彩炫目“以假乱真”,但最终也不免落得“昙花一现”的结果。

细节决定成败。散文所写的细节最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即便是想象的细节,也要合情合理。如果细节有瑕疵,读者就不愿读了,更谈不上引起共鸣。朱自清的《背影》,“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相信,当读者读到这里,鼻子也是酸酸的。《背影》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父亲买橘子时感人的细节,拨动了读者的心弦。

节制宣泄,恰到好处才能真。散文虽是形散而神不散,只要围绕着“神”,可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但必须要有所节制,当详则详,当简则简。如朱自清在《背影》中共写了父亲的4次背影,只第二次写父亲买橘子时的背影不吝笔墨,其他“背影”写得都比较简单。因为买橘子时的背影最能烘托主题。苏轼形容自己为文时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但他写的《记承天寺夜游》,只有短短不足百字。因其短得恰到好处,言简意赅,成为散文名篇,被后人推崇。鲁迅说:“宁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绝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这虽是针对小说创作而言,但同样适用于散文创作。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里的文章都不长,但篇篇都像一颗颗耀眼的星,在文学的天空上闪闪发光。

人云亦云难生存,独有发现才能真。画家齐白石曾告诫徒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意思是说,学习他的绘画风格的人比较有发展前途,但若完全模仿他的人则只有死路一条。散文创作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作者没有自己的发现,按照套路模式写散文,怎么会打动别人呢?《秋声赋》是欧阳修的散文名篇,文章先以“秋声”为引子,继而抒写草木被秋气摧败的悲凉感,最后以有情的人类和无情草

木作对比,揭示了深刻的人生体验与感悟。而作家峻青的《秋色赋》,虽也以秋为写作对象,但秋色在他笔下是那么灿烂绚丽,欣欣向荣。他没有像欧阳修那样发出悲秋的感受,而是发出了赞叹:“多么可爱的秋色啊!”因为峻青写出“我”对秋天的独特感受,《秋色赋》同样成为散文名篇。

散文是一种十分宽泛的文体。在古代,非韵文即散文,序、跋、笔记、碑记、书信、日记、游记、演讲等,都属散文。以区别于小说、戏剧、诗歌等体裁的“现代散文”概念是五四之后才有的。创作散文似乎没有条条框框,鲁迅早就说过,散文其实是大大可以随便的。散文也很重要,老舍说:“我们写信、写日记、笔记、报告、评论,以及小说、话剧,都用散文。我们的刊物(除了诗歌专刊)与报纸上的文字绝大多数是散文。我们的书籍,用散文写的不知比用韵文写的要多若干倍。看起来,散文实在重要。”

若要想写出好散文,的确离不开一个“真”字。“任何东西敌不过真实”,散文创作尤其如此。只有向生命深处进行勘探,从生活内里里捞出饱含真情的生活记忆和人生经验,才能为理想散文的诞生提供可能。“虚”,得不到“诚”;“假”,换不来“真”;虚假的东西,兴得一时,行得一时,赢不得一世。

我是个笨人,在学习创作散文的路上,通常只能写深深打动过自己的事,无法将道听途说的事,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事写成散文。就算是自己经历过的无法忘记的事,也要等发酵一段时间后才敢动笔。若马上动笔,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好在我有坚持写日记的习惯。每当经历了一件难忘的事,我会将其尽量详细地记录下来。然后时常翻看琢磨,有了感悟,我也要记下来。等过段时间再翻看,不断扩容。积少成多,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直至长成一篇散文为止。

1993年,我当排长时,带领全排战士参加某机械化师组织的演习。这次演习,全排官兵经历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乘坐坦克、装甲车奔袭百公里;第一次在掩体里潜伏两昼夜……战斗结束后,我就觉得这次经历是个难得的创作素材,便将经过写进了日记里,以后经常琢磨这件事,有了想法就用文字记录下来,可总是不满意,写了删、删了写,直至2020年,才以这次经历写成了散文《托起月亮过中秋》。文章发表后,很受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当年参加演习的战友看到后,都说感同身受。

有位战友说,当读到“战士们在空地上升起了篝火,全排人围坐在篝火旁唱起《月亮之歌》。一个战士悄悄凑到我耳边对我说,到现在我好像才懂得了当兵的意义”时,又回想起当年的情景,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对决

■摄影 陶磊

积极开展“五小”活动,搭设比拼擂台,不仅能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还能促进训练质效提升。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第82集团军某旅官兵在训练间隙掰手腕比拼的场景。拍摄者采用小光圈、高速快门,定格了两名战士力量对决的瞬间。作品展现了青年官兵精武强能的昂扬风貌和阳刚之美。

(点评:翟天柱)



笔耕不辍 兵心依旧

■田健 冯荔

“看到自己的作品受到战友们喜爱,就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做下去。”李浩笔下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基层。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人和事,经过他的妙笔,化作了一个个鲜活可爱的人物形象与耐人寻味的故事,打动了观众的心。

然而,将时光的齿轮拨回到20多年前,如果不是那次偶然的机遇,李浩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走上绚丽夺目的舞台,改变了人生轨迹。

那是1999年2月的一天,他刚入伍2个月,上级组织文艺汇演,班里编排节目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学历最高的李浩身上。李浩也是一张“白纸”,和其他人一样从未接触过戏剧。但他还是精心准备,翻阅了几乎能找到的所有报刊杂志,积极筹备这次演出。

谁也没想到,经过他的编排,班里的节目大获成功,令他很受鼓舞。

有了第一次的“一鸣惊人”,第二次、第三次自然接踵而至……“当时,每逢晚会的筹备,领导就把任务交给我。由于本子不够用,我就开始了自己创作剧本的历程。”起初,他的创作

素材还仅限于自己班里,随着工作经历逐渐丰富,创作素材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基层中队的所有职务几乎我都做过,非常熟悉每个岗位的职责特点。”从战士到班长,从士官考军校再回到基层,担任排长、司务长、中队长、政治指导员,甚至还当过通讯员、军械员和炊事员,丰富的基层经历不仅磨砺了李浩的战斗意志,也让他对基层的大事小情了如指掌,激发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近几年,解放军某部、武警某部等单位先后邀请李浩创作作品,只要是军旅题材,李浩都一概应允。2018年至今,仅为武警部队,他就创作话剧、音乐剧5部,文艺节目8个,执导舞台剧、文艺晚会6部(台)。

这其中,演出经历对李浩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之前我一直上台和战士们一起演,后来得了咽喉炎,发声受到影响,就再没演过。”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遗憾,“上台演出的经历对创作特别有帮助,创作剧本的时候,写的每一个字在脑海里都有画面感。”

懂实践、能创作、会教学,李浩从基

层生活中提炼素材,又结合表演实际创作成剧本,再通过自己的现场教学悉数传授给参与演出的战士,把火热的连队生活呈现在舞台上。

面对缺乏专业功底和表演基础的战士,李浩根据他们的特点适配角色,努力让每位演员符合人物的性格,每名战士都有上台的机会。

“要鼓励大家的热情呀!参演文艺作品是好事,我要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条件。”为了帮战士们补上短板,李浩见缝插针,利用业余时间,督促大家排练,俨然把自己当成了“编外文化干事”。

夜幕低垂,星光点点,话剧《出圈》第5场以夜场形式在武警随州支队某中队操场上激情开演。战士们热情地打开车灯为舞台照明,剧组以天作幕,以地为台,为大家奉上了一场喜剧盛宴,欢笑声此起彼伏。

归田不失疆场志,解甲犹怀家国情。从军二十载,李浩早已把军旅使命融入生命里,书写在前行的征途上。他说:“部队生活永远值得我怀念,我要把记录官兵、服务官兵作为毕生的志向。”

迷彩青春

2021年,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创作的退役军人题材话剧《兵心》在解放军歌剧院首演,以艺术的形式歌颂了退役军人不忘初心、忠诚奉献的使命担当,在军内外引起积极反响。

观众席中,一位戴着运动帽的男子一边观看,一边留意着观众的反应,直到谢幕,热烈的掌声响起时,才弯起嘴角欣慰地笑了。他就是该剧的编剧兼导演——李浩。

作为原武警湖北总队文工团团长,李浩有着20多年的部队基层生活和创作经历,参与创作、导演的话剧、电影、电视剧、情景剧、小品达百余个,曾荣获“群星奖”“战士文艺奖”等多个全国、全军奖项,并先后5次荣立三等功。

5年前,随着部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李浩离开部队选择了自主择业。虽然身份变了,但他依然笔耕不辍,继续发挥特长,服务官兵,潜心创作军旅题材文艺作品。